

卷五十二

文選卷第一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賦甲

善曰賦甲者舊題甲乙所以紀卷先後今既改故甲乙並除存其首題以明舊式

京都上

孟堅兩都賦二首善曰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陽

洛陽故上此詞以諫和帝大悅也

兩都賦序

銑曰漢書云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九歲能屬文至明帝時為蘭臺令史遷為郎

後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為中護軍憲敗坐免官死獄中明帝脩洛陽西土父老怨帝

書名 文選六十卷 寬永二年活字印本
撰者 梁昭明太子蕭統 輯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呂向注
卷 卷五十二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文選 文選
索書號 貴重-41
編號 D78113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11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4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本文選六十卷 寬永二年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詩又曰大宛深目多鬚蓋泉矚也矚首靡不奔走貢獻

蓋雕題也山海經曰雕題國在鬱林南

忻來附婆娑嘔吟鼓脰善本作而笑齊曰靡無也婆娑舞

夫鴻均之世何物不樂飛鳥翕翼淵善本作魚奮躍良曰

均平也翕翼奮躍樂和氣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洪

大也鴻與洪古字通毛萇詩傳曰均平也毛詩曰鴛鴦在

梁戢其左翼鄭玄曰明王之時人不驚駭也韓詩曰是以

刺史感懣莫舒音而詠至德鄙人黔於淺不能究識敬遵

所聞未克善本作殫焉銑曰懣也向曰鄙人先生謙於

是二客醉于仁義飽于盛德善曰毛詩曰既醉終日仲欵

怡懌而悅服

文選卷第五十二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論二

班叔皮王命論一首

魏文帝典論論文一首

曹元首六代論一首

韋弘嗣博奕論一首

王命論一首善曰王命帝王受命也漢書曰彪

翬據隴擁眾翬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意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班叔皮命是時屬王莽初敗光武即位而
隗據隴擁衆欲有分割土宇之意
時在隗舉必見禍亂故著此
論以明天命所歸莫有其悟也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

翰曰舜亦以堯命已之辭以命禹而禪之善曰論語文也尚書帝曰來禹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

汝終陟元后孔子安國曰曆數謂天道也元后天子也爾雅曰命告也

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

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良曰暨及載行也此言有天下者必

資積德累行不可以造次之間而得之也稷者周之先契者殷之祖也皆以佐堯舜有至美之德奕世而行故至成

湯武王而有天下善曰稷武王之祖也契成湯之祖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暨至也國語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孔

安國尚書傳曰載行也

雖其遭遇異世善本作禪代不同至于應天

順民善本作其人字其一揆善本作揆一焉善曰周易

人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于春秋

唐據火德而漢紹之濟曰堯漢之先祖祚福紹繼也善曰漢書贊曰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

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范氏其後也范氏為晉士師魯文公世出奔秦後歸于晉其颺者為劉氏帝系曰帝堯封于

虞為火德漢書贊曰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尚赤協于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

始起沛澤

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翰曰高祖夜行澤中見白蛇

子殺吾白帝子符應也善曰漢書曰高祖夜經澤中有大蛇當徑高祖乃拔劍斬蛇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

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又曰高祖立為沛公旗幟皆赤由是知所殺蛇白帝子殺者赤

帝子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向日懿美故也善曰

春秋河圖揆命篇曰倉戲農黃三陽翼天德清明法言曰昔在有熊高陽高辛唐虞五代咸有顯懿故天因而祚之

豐功厚利積累之業

良曰言必有大功厚利以利於天下積德累行之業也善曰史記崇侯

虎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

然後精誠通于神明流澤加於生民

善曰孟子萬章曰堯薦舜如何曰使之主祭百書周公曰道洽政治澤潤生民

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

下所歸往

善曰孟子萬章曰堯薦舜如何曰使之主祭百神享之使之主事事治而百姓安之易乾鑿度

曰王者往也天下所歸韓詩外傳曰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

而得偃起在此位者也

濟曰偃起謂平起於匹夫也善曰世運五行更運相次之世也不

紀不為人所記也春秋元命苞曰五德之運應錄次相代堯曰崛起也崛起與偃同世俗見高祖

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也

善曰言人不達高祖起於布衣所由起布衣而終以帝也

以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劍

善曰適起布衣而終以帝也

漢書高祖曰吾提三尺劍取天下

之翰曰言游說之人務以口辯乃比爭取天下勢如逐鹿於野幸有捷急者則先得之善曰漢書隗囂曰秦失

其鹿劉季逐而持之時人復知漢乎太公六韜曰取天下若逐野鹿得鹿天下共分其肉

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

神器帝位也言悲世人以為高祖自布衣亦欲効之以捷急之勢取之所以天下多為亂臣賊子欲懷惡逆之意也

韋昭曰神器天子璽符服御之物善曰老子曰夫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也孟子曰孔子成春秋亂臣賊子

懼若然者豈徒聞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饑饉

流隸饑寒道路良曰無菜曰饑無穀曰饑流隸謂逃流賤隸之人善曰說文曰饑飢也穀梁傳曰

五穀不外謂之饑流隸流移賤隸也左氏傳曰人有思有

短褐之襲擔石之蓄鏡曰短褐麤衣也襲重衣也擔謂一擔之重石謂一斛之數蓄積也言思

有擔石之糧以積也韋昭曰短為短短襦也毛布曰褐善曰短丁管切說文曰襲重衣也字林曰襲大篋也晉灼

日無一擔與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一介之金也

亦有人父母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為人父母也何則貧窮

亦有命也善曰墨子曰貧富治亂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

富神明之祿可得而妄處哉禮記孔子曰舜其大孝也與

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故雖遭罹厄會竊

孫保之法言曰天因祿之為神明主也

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鑊質

烹醢海分裂向曰信韓信也布黥布也梁項梁也籍項籍

也鑽砧也醢肉醬也分裂謂斷其支體也善曰史記曰

項籍其季父項梁陳勝等起梁為楚上柱國軍下邳自號

武信君北至定陶并破秦又況么烏麼不及數子而欲闔

干天位者乎善本作也字良曰么麼小也數子謂信布

梁籍干求也善曰鵠冠子曰無道之君任用

么麼動則頰濁有道之君任用俊雄動則明白通俗是故

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鸞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翰曰

謂鸞鵠之翼也善曰廣雅曰駑蹇也今謂馬之下者為

駑王逸楚辭注曰蹇跛也呂氏春秋曰所為貴驥者為其

一月千里也史記陳涉曰鸞雀安知鸞鵠之志哉韓

詩外傳蓋賁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

之材不荷棟梁之任鏡曰柳謂之棗梁上楹謂之棗蓋小

材也荷負也應劭曰爾雅曰柳謂之

棗椽椽樞柱善曰說文曰柳柳上梁周易

日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棗音節椽之劣切斗筭之子不

秉帝王之重向曰斗筭小器也秉執也音義曰筭竹管也

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良曰鼎大器也以

珍饌喻王位也言鼎折足則覆鼎中之物言非其材而處

其任則如此也善曰周易鼎卦之辭也說文曰鬻鼎也

鬻與當秦之時善本無並共推陳嬰而王

餗同當秦之時善本無並共推陳嬰而王

餗同當秦之時善本無並共推陳嬰而王

餗同當秦之時善本無並共推陳嬰而王

餗同當秦之時善本無並共推陳嬰而王

餗同當秦之時善本無並共推陳嬰而王

餗同當秦之時善本無並共推陳嬰而王

餗同當秦之時善本無並共推陳嬰而王

餗同當秦之時善本無並共推陳嬰而王

餗同當秦之時善本無並共推陳嬰而王

餗同當秦之時善本無並共推陳嬰而王

餗同當秦之時善本無並共推陳嬰而王

餗同當秦之時善本無並共推陳嬰而王

餗同當秦之時善本無並共推陳嬰而王

餗同當秦之時善本無並共推陳嬰而王

餗同當秦之時善本無並共推陳嬰而王

餗同當秦之時善本無並共推陳嬰而王

餗同當秦之時善本無並共推陳嬰而王

餗同當秦之時善本無並共推陳嬰而王

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今善本無卒富

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

從其言而陳氏以寧善曰史記文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

而劉氏之府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

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翰曰陵母為項羽所擒獲也良曰陵母見漢使傳言與陵也

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

而死以固勉善本有陵字二心於漢遂對漢使者以劍自殺以絕陵榮

使固心其後果定於漢陵為漢善本字相封侯善曰史記文夫

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幾善本作機字善曰白虎通

曰庶人稱匹夫何言其夫妻為偶也鄭玄周禮注曰致猶會也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

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向曰春秋史書之通名也張晏曰冊書史記也晉灼曰至周名

春秋考紀也善曰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此之謂大丈夫也是故窮達有命吉凶

由人善曰呂氏春秋曰道德於此窮達一也左氏傳周內史叔與曰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

知興審此二有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

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善曰漢書曰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鬚髯左

服有七十三曰神武有徵應善曰徵應謂下眾瑞也四曰寬明而仁

怨善曰漢書曰高祖寬仁愛人意豁如也五曰知人善任使善曰高祖任張良以運籌委蕭

何以關加之善曰高祖任張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

用善本已善曰連聽受謂不信讒譖也從諫如順流趣時

如響起翰曰趣時謂見時利也響起言疾如響起應聲也善曰左氏傳救向曰齊桓公從善如流周易曰變

通者趣也 **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 良曰初鄴食其欲立六國

高祖後漢王以問張良發八難漢王輟食吐哺曰豎儒幾

敗乃 **拔足揮洗揖酈** 歷生之說 祖方洗足酈生日足下必

欲滅無道秦不宜俛見長者高祖乃輟洗起謝之納其說

也拔足揮洗謂止洗足也揖敬從也 善曰漢書曰酈食

其求見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足

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

坐食其說沛 **悟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 翰曰高祖既定天

公襲陳留 善曰漢書曰高祖西都洛陽戍卒婁敬說上曰陛

下都洛陽不便不入關據 **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 良

秦之固是日車駕西都長安 **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 良

高祖愛趙王如意欲廢太子而立如意是時南山有四皓

者四賢人高祖召之久不至後乃來與太子游太子人朝

趙王故云割肌膚之愛也 善曰漢書曰上欲廢太子立

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不知所為張良曰願上有所不

能致四人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請以為客入上見之則

一助也於是太子迎四人至上破縣布歸愈欲易太子及

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上乃驚曰吾求公公逃避我今公

何自從吾兒遊煩公幸卒調護太子竟 **舉韓信於行陣收**

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陳平於亡命** 濟曰行陣謂軍旅之間也三命謂自楚逃歸

陳平亡楚來降漢王與語說之使驂乘監諸將 **英雄陳力**

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 善曰莊子許由

切及長而多靈有異於眾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吕公觀

形而進女韓曰高祖微時嘗從王媪武負二人賒酒既醉

其財也沛令客吕公見高祖奇兒乃妻以女則吕后也

善曰漢書曰高祖常從王媪武負貫酒時飲醉卧武負王

媪見其上常有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債貫食夜切又

曰吕公見高祖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臣有

息女願為秦皇東游以厭其氣吕后望雲而知其善本作

箕帚妾也處良曰秦始皇帝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游以厭之

祖隱於芒碭山每獨游所至處常有雲氣吕后望雲乃

知高祖在中輒求而得之善曰漢書秦始皇帝曰東南

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厭當之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吕

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吕后曰季所居上始受命

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說文曰厭塞也於井切始受命

則白虵分西入關則五星聚鏡曰分斷也高祖初入關五

也東井星名善曰白虵分已見上文漢書曰故淮陰留

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沛公至霸上也

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濟曰淮陰侯韓信留侯張良並言

善曰漢書韓信謂高祖曰且陛下天授非人力也又曰張

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為他人言皆

不省良曰沛公殆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

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翰曰五者謂取捨善本不厭斯位

符瑞不周善本斯度向日厭合也善曰一豔切而苟昧

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善曰左氏傳曰息侯

論語孔子曰不知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善曰左

命無以為君子趙孟過鄭印段賦蟋蟀趙孟曰保家之主也莊子弟

子問於莊子曰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也遇折

足之凶伏斧鉞之誅鏡曰折足之凶則英雄誠知覺寤畏

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凱

冀覲逾 善曰左氏傳師服曰下無凱覲杜預曰 距逐鹿

之警 古說 說審神器之有授貪不可冀無為二母之所笑則

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求終矣 翰曰英雄謂隗囂也言誠能知其天命覺寤人事畏

如此斧鉞之禍以目警戒超然遠見淵然深識收玉陵陳嬰之事以為明鑒之分絕韓信黥布之逆無為窺覲之心

也神絕也逐鹿謂上述游說士所比也警說謂無知之說也神器帝位也貪不可冀謂勿貪帝位終不可冀望徒為

二母所笑也二母則陵嬰母也韋昭曰幾望曰今本作冀善曰尚書曰四海困窮天祿求終

典論論文一首

魏文帝 向曰文帝典論二十篇兼論古者經典文事有此篇論文章之體也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傳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

休 良曰伯仲言相次也鏡曰小之謂以其為小才也超班超也武仲傳毅字也休息也言其文美不能自息也善

曰伯仲喻兄弟之次也言勝負在兄弟之間不甚相踰也范曄後漢書曰班超字仲外徐令彪之少子也 夫人

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

短 濟曰言文人各自見 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

自見之患也 翰曰帚謂隙地之帚也言家有弊破之帚自以為寶重者乃通比於千金此則不自見之

甚患也善曰東觀漢記曰吳漢入蜀都縱兵大掠上詔讓漢曰城降孩兒老母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

鼻家有弊帚享之千金禹宗室子孫故嘗更職何忍行此杜預左氏傳注曰亨通也亨或為享 今之文人

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

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

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馭於千里仰

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良曰驥騄良馬也以此

千里已見上文毛萇詩蓋君子審已以度人故能免於斯

傳曰田獵齊足尚疾也累呂氏春秋曰君子必審諸已然後任人楚辭曰羗內怨

已以量人王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特有齊氣然

逸曰量度也亦曰齊俗文體舒緩言徐幹文章時有緩氣然

祭之匹也翰曰齊俗文體舒緩言徐幹文章時有緩氣然

幹亦有斯累漢書地理志曰故齊詩曰子之如祭之初征

營兮遭我乎懷之間兮此亦其舒緩之體也

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

然於他文未能稱是濟曰初征登樓槐賦征思玄猿漏卮

酒器也言此諸文雖張衡蔡邕亦不過琳瑯之章表書記

今之雋也阮瑀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

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銑曰言文美

曰漢書東方朔枚臯不長持論孔叢子平原君謂公孫龍

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辯事也其人聖勝於辭公辭勝於理

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良曰揚雄班常人貴

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已為賢翰曰貴遠者

文章傳聞遠者為善乃則貴之夫文本同而未具蓋奏議

也向聲謂向其聲譽而為美也

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向曰銘誄述人德行

賦也通才謂諸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議書論銘誄詩

事皆能通備也其體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

彊而致辭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濟曰檢法也善

也度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良曰

譬如蕭管之類者言其用氣吹之各不同也素本也言其
 巧妙者雖父兄親於子弟亦不能教而後之也善曰相
 子新論曰惟人心之所獨曉父不能以禪子兄不能以教弟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
 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
 未若文章之無窮向曰年詩有盡榮樂有時此二者必至之期是以古之作者
 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善本無假良史之辭不託飛
 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鏡曰飛馳言疾速也以喻鳥飛而馬走者言不假託此四物而
聲名自至於遠故西伯幽而演易周且顯而制禮善曰司馬遷書曰西伯拘而演
 周易不以隱約而不善本作務不以康樂而加思濟曰隱約
 安也加移也言文章之道不以通塞稱思夫然則古人賤
 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良曰已助句也善曰佳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

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孔叢子孔子曰而人多不彊
 不讀易則不知聖人之心必不使時過已也

力貧賤則懼善本作於饑寒富貴善本有流於逸樂善曰

禮記注曰懾恐懼也賈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
 遠國語注曰流放也

月逝善本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亦善本
作遊

志士善本有大痛也善曰古詩曰奄忽隨融等已逝唯

幹著論成一家言善曰論夏殷

六代論一首

曹元首鏡曰魏氏春秋云曹回字元首少帝族

曹爽也六代者夏殷周秦漢魏也善曰
 魏氏春秋曰曹回字元首少帝族祖也是
 時天子幼稚回莫以此論感悟曹爽爽
 不能納為弘農太守少帝齊王芳也

昔夏殷周善本有之字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良曰設

辭也發後文也王殷自成湯滅夏以至受二十九王大戴禮曰殷為天

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何殷周有道德而長秦無道而暴也

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謂曰三代夏殷周

謂建立諸侯與之共理同有其利也故天下有難則諸侯同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

莫救賴曰秦不封諸侯故莫有救者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

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

共治之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孝宣帝稱曰知獨守之不能

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昔周盛則周

共守兼親踈而兩用參同異而並進向曰親踈者謂天子

異姓也言並封為諸侯兼而用之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

踈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翰曰輕重謂大小之國

劫也逆節謂不遵王命也善曰賈誼過秦曰秦并兼諸

侯山東三十郡漢書主父偃說上曰今以法割削諸侯則

逆節起及其衰也相文帥禮向曰及周室衰微有齊相公晉

也善曰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銖曰

齊相晉文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銖曰

祭藉之草也楚人不貢苞茅不遵王命而齊相公帥師伐

之定王時晉帥諸侯築王城宋宰仲幾不受命晉文公戮

君之也善曰左氏傳曰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不虞

以縮酒寡人是徵又曰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子翟泉將

也士伯怒曰必以仲幾為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

方定天位也。善曰尚書曰天位艱哉班固漢書贊曰至始皇乃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艱難也豈非
深根固蒂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周德其
可謂當之矣。翰曰苞桑謂叢生之桑也謂根深而相連取
其固也危亡者繫之於上取其難拔之義也
言周之積德深遠有似於此者故云當也善曰老子曰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班固
漢書贊曰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深根固本為不可拔
者也周易否卦之辭也鄭玄曰苞植也否世之人不知聖
人有命咸云其將亡矣其將亡矣而聖乃自繫秦觀周之
於植桑不亡也王弼曰心存將危乃得固也
弊善本有以為小弱善本作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
縣之官。向曰秦皇觀周所以為弊者乃以勢弱而諸侯奪
其國也遂廢五等諸侯之爵置郡縣之吏也善
曰班固漢書贊曰秦既補帝患周之敗以為諸侯力爭四
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史記李斯奏曰置諸侯
不便始皇於是分天下以為
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也
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

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土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

無諸侯以為蕃衛。銖曰毗佐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秦

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蕃翼之衛莊
子曰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仁心不加於親戚惠

澤不流於枝葉。良曰枝葉謂子弟也辟猶芟刈股肱獨任曾腹浮

舟江海捐弄楫權觀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為關

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勃善本哉

濟曰交刈猶以刀斫之也肱手足也捐弃也金城者言
其堅如金也勃逆也善曰法言曰浩浩之海濟樓航之
力也航人無楫如航何通俗文權謂楫也過秦曰天下已
定始皇之心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

業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

人善本作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

歲字

善本

鄉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

聞也翰曰齊相田常殺簡公專政割齊安平以東為田氏封邑至常曾孫和遷康公於海濱康公卒呂氏因此

絕祀晉昭公卒六卿專征盡滅晉族而分其地為十縣越言不封子弟終恐有此禍亂無人輔弼帝室何以救其敗

亂也善曰史記曰齊簡公立田常監止為左右相田氏殺監止簡公出奔田氏執簡公于徐州遂殺之又曰晉昭

公卒六卿強公室卑六卿謂范氏中行氏智氏及趙韓魏也論語亂滑讖曰陳滅齊六卿分晉尚書事不師古以克

末世匪說攸聞始皇聽李斯偏說而默善本作其義至於善本無

身死之日無而寄付季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

命於新臣之口向曰黜退也言退淳于之義也銚曰始

遺矯詔賜太子死而立胡亥此謂託廢立之命於新臣之口也託猶假也善曰史記曰始皇崩趙高乃與胡亥丞

相李斯陰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為丞相受始皇遺詔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公子扶蘇死

至命善本作趙高之徒誅鋤宗室胡亥少習刻善本薄之

教長遵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謨申

商諂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良曰申謂申不害商謂

術而二世復師謨其前法也自幽深宮謂為趙高所感常居於宮中不親視事事皆史於高故云委政讒賊也善

日史記曰二世尊用趙高申法令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春秋合譏圖曰誅鋤民害史記曰趙高故常教胡亥書及

獄律令法事史記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史記李斯上書二世曰能明申韓之術而脩商君之法法脩術

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應劭漢書注曰申不害韓昭侯相衛公孫鞅秦孝公相李奇曰法皆深刻無恩史記曰二

世常居禁中與趙高使事無大身殘望夷求為黔首豈

可得哉濟曰時關東諸侯起兵爭欲亡秦趙高匿之二世

閹樂帥千餘人殺二世二世曰乞為王樂不許又願與妻子為黔首終不許遂自殺於望夷宮也殘殺也善曰史

詔曰二世齊望夷宮，欲祠淫使，使責讓趙高，以盜事高，懼乃隍與其女婿咸陽令關樂謀，易上樂前，即謂二世曰：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願得妻子為黔首，關樂麾其兵進，二世自殺也。遂乃郡國離心，眾庶潰叛。翰曰：潰，亂也。善曰：尚書曰：受有僚兆，吏勝廣唱之於人，離心離德。左氏傳曰：人逃其上曰潰。

前劉項斃之於後。項曰：陳勝吳廣先舉兵，叛秦，其後高祖記曰：吳廣為假王，擊秦，班固漢書贊曰：秦竊自號，謂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吳陳奮其白挺，劉項隨而斃之。向使

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列國，分王子弟。善曰：史記曰：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列國，分王子弟。

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良曰：三代夏殷周也。士有常君，民有定

主，枝葉相扶，首尾為用。濟曰：常君定主，謂五等諸侯代代相繼也。枝葉相扶，則諸侯之於帝

室也。如木枝葉相扶，持覆蔭也。首尾為用，雖使子孫有失

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新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

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翰曰：言封子弟為諸侯，縱使子孫失道，人且無成湯武王

之賢者，雖新有謀逆之事，謀未發而身已殺戮矣。故漢

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眾。向曰：烏集，言如鳥鳥之集，或合之眾，初雖相

歡，後必相吐也。五年之中而成帝業。善曰：漢書曰：高祖五年，斬羽東城，即皇帝

位於犯自開關以來，其興功立勳，未有若漢祖之易者也。

夫伐深根者難為功，權枯朽者易為力，理勢然也。善曰：班

贊曰：漢無尺土之階，繇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傳所未

嘗有焉。何則？古代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

斃，傳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漢鑒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

擅權，圖危劉氏。善曰：漢書曰：太后崩，上將軍呂祿相國呂

即柄而天下所以不能。善本有能字。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

字也。

即柄而天下所以不能。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

字也。

以諸侯疆大磐石膠固東牟朱虛授命於內齊代吳楚作

衛於外故也蘇曰磐石大石膠固言堅固也東牟侯劉興居朱虛侯劉章與諸侯共誅諸呂延迎代王而立之是為文帝此則諸侯內外之勢疆盛故也善曰漢書宋昌曰高帝王子弟所謂磐石之宗也莊子曰待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范曄後漢書曰鄭泰曰以膠固之衆當解合之勢漢書宋昌曰諸呂擅權專制太尉卒以

滅之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齊代之強又曰齊悼惠王肥高祖六年立又曰齊悼惠王子章高后封為朱虛侯章弟興居為東牟侯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踵繼也忽先

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良曰傳謂傳於他人然高祖封建

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域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

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濟曰跨帶也權侔京室謂權勢之盛同於天子也景帝時吳楚

七國反謂吳王濞膠西王卬楚王敖趙王遂濟南王辟光淄川王賢膠東王雄渠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漢興懲戒

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封王子弟大者跨州兼郡小者連城數十官室百官制同京師賈誼曰諸侯疆

盛長亂起彘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

翰曰言多立諸侯少卦其地使其力少也今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

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向曰不從賈誼計也善曰

漢書賈誼上疏之文至於孝景猥用晁善本作朝字錯之計削黜諸侯親

者怨恨踈者震怒吳楚唱謀五國從風北發高祖釁成文

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銑曰猥頓也削黜謂削退其土良曰吳楚先起謀

反之意故云唱謀也言七國之友其萌兆發於高祖而釁釁成於文景謂高祖封地廣文帝能漸削之是寬之過制也

景帝黜削過急是不漸也善曰漢書曰朝錯數言吳

諸子弱故大封同姓今吳謀作亂逆削之亦反不削亦反於是方議削吳吳王恐因欲發謀舉事諸侯既新削罰震

恐多怨錯及吳先起兵膠西膠東
淄川濟南楚趙亦背反猥由也
所謂末太必折尾大難

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濟曰此

廣而疆帝室弱而見侵如末大根小必折也尾大身小難

掉也且尾在於身者也欲掉之尚猶不從其心况諸侯疆

盛且非已體之尾何掉哉謂難以禁止也善曰左氏傳

楚子問於申無字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未大必折尾大

不掉君所知也杜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善本作

預曰折折其本也命字

自是之後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論曰

偃上書勸武帝令諸侯推恩分子弟自以其地分之人人

喜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弱矣天子從其計自

此諸侯國果有分割矣割亦分也善曰漢書主父偃說

上曰今諸侯或連城數十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

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

銷弱矣上從其計又班固贊曰武帝施主父之策下推恩

以令使諸侯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國自折

是自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為三也遂

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豫政事

向曰言分其土地遂至陵遲資費薄

故租稅不得輸於國家也不豫猶不輸也政事謂國家也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景帝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諸侯唯

得衣食租稅或以耐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銚曰耐酒也

不與政事漢諸侯助祭

飲耐獻金金不如斤兩色惡者王則削懸侯則削國或以

無後嗣者除其國也善曰漢書曰列侯坐獻黃金耐祭

宗廟不如法奪爵者百六人漢儀注王子為侯侯歲以戶

口耐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助祭大祀曰飲耐飲耐

受金小不如斤兩色惡者王削縣侯至於成帝王氏檀朝

免國漢書曰趙哀王福薨無子國除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

良曰成帝舅王鳳為大將軍執政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

專擅帝命其兄弟七人皆封列侯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

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踈遠毋黨

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

濟曰公族天子宗族兄弟也 韓曰毋黨 其言深切多所 即王氏也 善曰漢書劉向上疏之文

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事向曰稱引謂稱古今之

即位向數上疏言得失陳法威書數十上以助觀至于善

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嘉其言常嗟嘆之

作平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為田常之亂高拱而

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

猶懼不得為臣妄或乃為之符命頌莽恩得豈不哀哉日

異姓謂王莽為相鳩殺平帝立中山王子嬰為少主自比

周公攝政實為齊田常殺簡公之亂也高拱謂拱手而盜

取天位一朝稱臣於莽解印釋綬謂奪其位也貢奉謂以

漢社稷上歸於莽猶懼不得為臣妄者恐殺也廣陵王嘉

獻莽符命封郡卿侯此皆懼誅所以苟取免患而已豈不

哀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至哀平之際王莽知中外羣

微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漢

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韞唯恐在後或乃稱美頌德以

求容媚豈不哀哉田常篡齊已見上文漢書曰正莽廢漢

藩王廣陵王嘉獻符命封扶策侯又曰郡卿侯閔以莽篡

位獻神書言莽得封列侯郡音吾

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

而救善本逆於哀平之際也徒善本有權輕勢弱不能有

定爾良曰徒但也所以貢奉社稷於王莽者賴光武皇帝

挺不世之姿濟曰挺出也不世謂希世也姿質也善禽

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翰曰成謂成逆篡斯豈非宗

子之力邪而曾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

而僥倖無疆之期向曰言光武不封建子弟踵亡國之法

子弟欲居帝位傳於無窮者也至于相靈閣善本作豎執

衡又曰靈帝時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曹節矯詔誅武等

鄭文尚書注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

臣弄權於下善曰班固漢書序曰漢興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本末不能相御身手

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姦凶並爭銖曰日本末謂君臣也御制也身手猶親戚

也鼎沸謂亂也善曰張超宗廟焚為灰燼辭宮室變為

藜藿藜藿居九州之地而身無善本有安處悲夫良曰謂董卓為逆焚

洛陽宮室也藜藿謂草木荒也善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

之資兼神武之略善曰晉灼漢書注曰資材量也恥王綱之廢絕愍漢室

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兗豫濟曰譙沛地名兗豫二州名

國譙人為兖州牧後太祖遷都於許許掃除凶逆翦滅鯨

鯨鮪氏傳曰鮪鯢大魚吞食卜魚者以喻不義人也善曰左

大戮杜預曰鮪鯢大迎帝西京定都潁邑向曰董卓遷獻

帝於西京而曹

公迎帝都於許昌然許昌屬潁也邑州通而言也善曰

魏志曰天子東遷敗於曹陽太祖乃遣曹洪將兵西迎天

子還雜董昭勸太祖都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

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

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銖曰謂魏亦

五代夏殷周秦漢也善曰晏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

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良曰空虛謂有其

有不使之民謂不使其理人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

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世

善本作之業也濟曰磐石大石也比之堅重不可轉易也

傳曰周之宗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

盤異姓為後

里之士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

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疆榦弱枝備萬

一之慮也翰曰厠列也維持連接也天子為榦封諸侯為

或為偏師之帥向曰各都之主謂大州刺史也而宗室有

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善本有百人以上言宗

室文武位卑也百人之上百夫長也使夫廉高之士畢志於衡軛之內才能

之人恥與非類為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族之禮也

良曰衡謂車上橫木軛格也君命任使也善曰衡軛車

之衡軛也言王者之御羣臣猶人之御牛馬故以衡軛喻

得聘其足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

條落者本孤濟曰此喻帝室微弱不封諸侯故語曰百足

之蟲至死不僵善本作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

翰曰蟲所以喻帝室也石所以喻諸侯也善曰魯連子

曰百足之蟲至斷不蹶者持之者衆也司馬相如諫獵書

可以喻大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

皆為之有漸建之有素向曰墉城牆也建立素本也善

基木之有根根深即辟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根本茂盛其

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墮之以黑

墳暖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何暇繁育哉鏡曰黑墳肥

於本必枯槁不服繁育其枝葉也喻天子不封子弟是以

優其本雖居尊重之位獨憂天下猶不救目前所見誰與

言於久遠之計也善曰尚書曰厥夫樹猶親戚土猶土

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勃危急將如之
何是以善本無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
亡也翰曰逸樂也設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
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博奕論一首

善曰系本曰烏曹作博許慎說文曰博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揚雄方言曰圍

韋弘嗣

翰曰吳志云韋曜字弘嗣吳郡雲陽人少好學能屬文為太子中庶子時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為無益命曜論之博者局戲也奕者圍棋也善曰吳志曰韋曜字弘嗣吳郡人為太子中庶子時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為無益命曜論之後為中書僕射孫皓誅之裴松之曰曜本名昭史為晉諱改之也

蓋聞

善本無

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

論語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向曰好學樂道如奔逐於

物志恐不及者猶恐失之況於

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

流邁而懼名稱之不達

善本作

也

勉精厲操晨

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日力

善本作經之以歲月累之日力謂以積

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

漸漬德義之淵栖遲道

藝之域

濟曰甯越常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以免此勞友曰莫如學學三十年可以達矣越曰他寢吾不

寢他食吾不食積年十五以當三十年足矣後遂為周威王師董生董仲舒也下惟讀書三年不窺後園篤亦勤也

漸漬猶浸潤也栖遲謂優游也善曰呂氏春秋曰甯越中

耕也其友曰苦如學學三十歲則可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卧吾將不敢卧十五歲而周

威王師之漢書曰董仲舒修春秋三年不窺園圃其精如此 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

猶有日具待且之勞翰曰西伯文王也姬公周公也文王以安兆人周公亦夜待曙以憂政事也善曰尚書周公曰文王自朝至於日中具弗遑暇食用咸和萬人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故能隆興周道垂名

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向日十萬曰億載年也已止也言勤道之心下可止也

歷觀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積累殊異之迹勞神苦體契闊

勤思平居不墮善本作惰字其業窮困不易其素統曰素猶心也是而

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囹圄終有榮顯之福以

成不朽之名良曰卜式以耕作牧羊為業後勤學累官榮霸願受經於勝乃授之霸後為丞相囹圄獄也善曰漢書曰卜式河南人以田畜為事入山牧羊十餘年羊致千

餘頭又曰黃霸字次公淮陽人遷丞相長史宣帝欲褒先帝夏侯勝曰武帝不宜為立廟樂勝坐非議詔書霸坐阿

縱勝不舉劾皆下獄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更并冬

講論不怠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善本有吳漢不離公門豈有游惰

善本作惰字哉後漢光武之臣常勤勤不辭公門公門職事之府也善曰毛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東觀漢記曰吳漢字子顏南陽人鄧禹及諸將多薦舉者再三召見其後勤勤不離公門上亦以其南陽人漸親之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

好習善本作惰字博奕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

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神迷體倦人事曠

而不脩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

也翰曰太牢之饌謂滋味也韶夏雅樂也不暇存者言不暇食而聽也至或賭及衣物棊棋

也樂也

也樂也

也樂也

也樂也

也樂也

也樂也

也樂也

也樂也

善本作易行善曰堦蒼賭賜也賭廉恥之意弛而忿戾之

色發向日棋子也弛然其所志不出一枰補萌切善之上

所務不過方罫占之間銑曰枰棋局線道也罫線之間方

皮兵切桓譚新論曰俗有圍棊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及為

之上者張置疏遠多得道而為勝中者務相絕遮要以爭

便利下者守邊越作罫白生於小地猶薛公之言黠布友

也上計取吳楚廣道者也中計塞城絕遮要爭利者也下

計據長沙以臨越此守邊越作罫者也便始帝將相不能防衛而令罫中死棊皆生勝敵無封爵之

賞獲地無兼土之實伎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

術徵選者不由其道良曰階上也徵選謂選賢良求之於

善本無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濟曰孫吳謂兵法也善

於字某法於用兵法者無功貪者先亡漢書考之於道藝則非

曰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吳起三十八篇

孔氏之門也

韓曰孔氏

以變詐為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

劫殺為名則非仁者之意也

善曰尹文子曰以智力求者

舍在我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

石而投之哉向日擊木投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

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盱食而何善本有博奕

之足耽銑曰致養父母也良曰肝月晚也言勤於王事

盱食乎班固漢書述曰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敬

媚茲一人日肝忘食也濟曰夫然猶如此也言能如此養於親納忠奉

章本作也於君故得孝友之行立於世貞純之名敬者也

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翰曰乾乾

善曰周易曰君子終日乾乾班固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

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向日熊虎喻猛也龍鳳喻文

熊虎猛捷故以譬武龍鳳五彩故以喻文尚書曰如虎如

貌如熊如羆于商郊蘇武答李陵書曰其於學人皆如鳳

如龍百行兼苞善本作文武並驚銑曰包納也驚馳也

善百行善學營博選良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良

程試謂呈其才有必見試用也金爵謂金印紫綬以封人

爵也善曰賈逵國語注曰旌表也說文曰程品也廣雅

曰科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善本有也字善曰桓

條一出周易曰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

時善曰廣雅使名書史籍勲在盟府善本有君子之上務

當今之先急善本有也字濟曰勲功也盟府謂掌諸侯誓

文王卿士勲在夫一木善本有抨補萌切善孰與方國之

正室藏於盟府夫一木善本有抨補萌切善孰與方國之

封枯棋善本有三百孰與萬人之將翰曰方國之封謂一國

曰耶耶渾渾藝經曰碁局從橫各十七道合袞龍之服金石

二百八十九道白黑碁子各一百五十枚袞龍之服金石

之樂足以兼棋局而貿博奕矣向日袞龍諸侯服飾也金

日周禮曰三公自袞冕而下鄭玄曰袞龍九章衣也東都

賦曰修袞龍之法服左氏傳曰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始

有金石之樂廣假令世士移博奕之力用之於詩書是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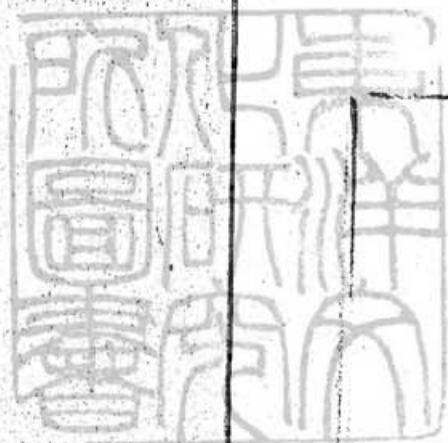
顏閔之志也銑曰顏回閔子騫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

思也良曰張良陳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濟曰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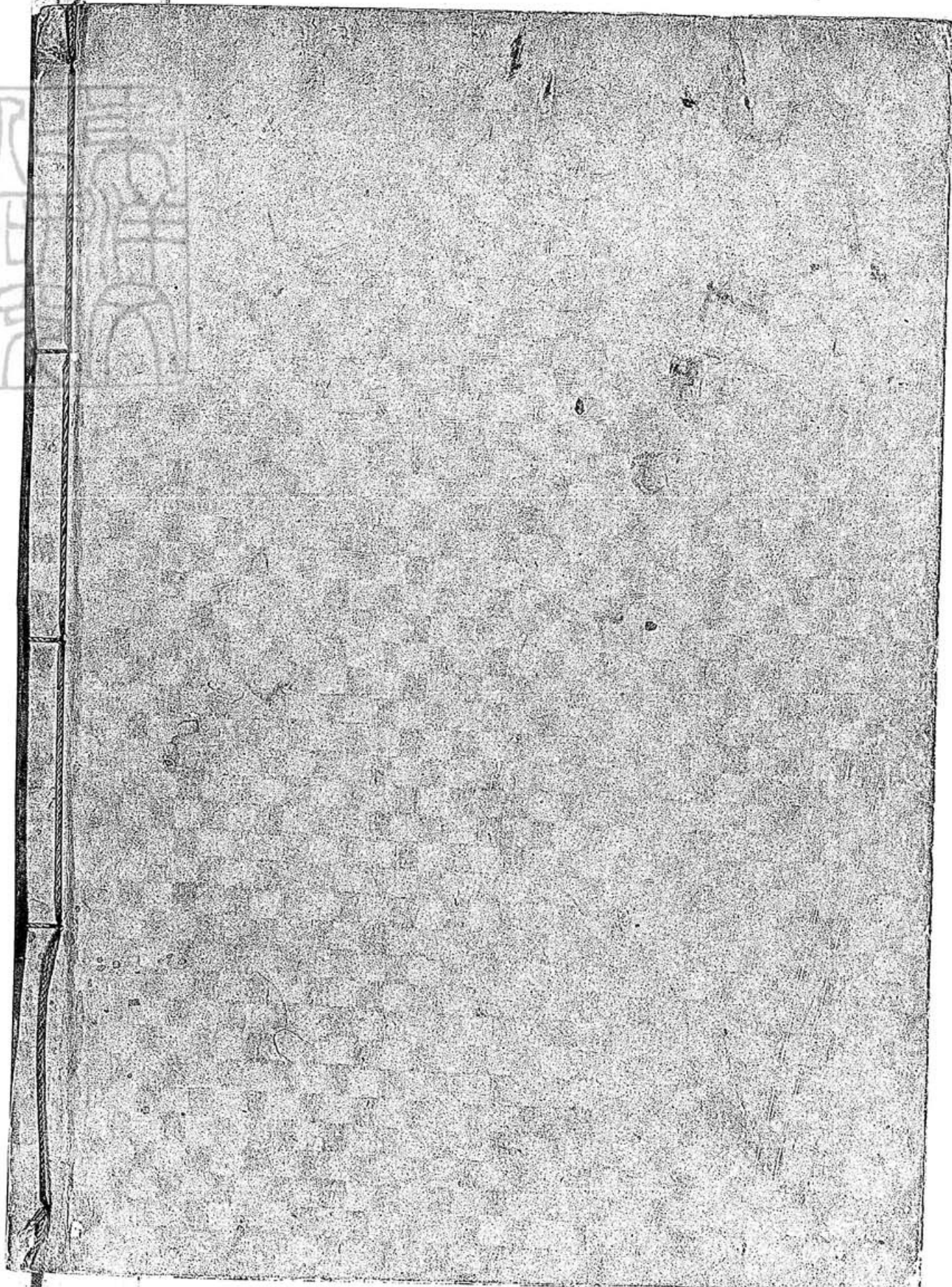
人也言用以求資貨則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

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翰曰行此者則功名立於

文選卷第五十二終



所
圖
書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